

【泉城人文觅踪】

曲水河畔古韵老宅

□栾磊



曲水亭街旧影(由王俐提供)



曲水亭街15号院内的蝎子尾屋脊。栾磊 摄

一个偶然机会，笔者看到一张描绘上世纪三十年代济南街巷的老照片。照片中央是条潺潺流淌的小河，河水随波荡漾。几座小桥连通着河两岸的小路，小路并不宽敞，看模样过不得马车，至多容纳三台独轮车并肩前进。路边紧邻河水位置，有大人，小孩，有人洗衣，有人纳凉，一派悠闲。左右小路一旁，分别坐落着一排旧式砖瓦建筑。其中左岸高大柳树不远处的一栋老宅格外扎眼，门前临河位置立有一面高大影壁墙，大门的样式也比其他宅院更加美观。

时光荏苒，近80年过去了，照片上那座老宅依然存在，就坐落在曲水亭街15号位置。老宅的大门和门外河畔的影壁墙已在解放初期拓宽道路时拆毁，好在有房主的呵护，院落、房屋基本维持着过去的样貌。这是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三进院落，入院侧头仰望可见北房东墙上马头墙呈阶梯状分三层排列。甬道尽头影壁墙保留完好，墙后院落里四合院北房的东南角处留有一泉，名为“佐泉”。佐泉井口呈方形，内壁则是圆形，象征天圆地方。久经岁月侵蚀，斑驳的井壁暗示着此井年代的久远。晶莹的泉水在南、西、北侧三处泉眼中流出，汇聚成一汪泉井。井中泉水清澈见底可直接饮用，煮开泡出的茶甘甜可口，引人回味。

院中西屋为正房，房前采用出厦设计，厦下有梁，建筑整体为框架式结构，四梁八柱，梁为榆木梁，杉木檩，屋基由方砖垒就，土坯墙下一圈石砖墙围上还雕有斜条花纹。据房主王俐女士介绍，这些花纹当年由工匠手工雕磨而成。屋中墙体很厚，约有50厘米，在高楼林立的今天实属罕见。

与正房相通的南侧耳房，屋顶灰瓦层层叠叠，顶部蝎子尾屋脊高高翘起，美轮美奂。耳房内家具为实木质地，外形古朴大方，按旧时模样摆放；窗户为冰花窗户，由短木棍儿支撑开合，如今看来颇为新鲜。此外，南北两侧耳房墙壁上均嵌有入墙壁橱，橱门开启可见内壁大块坚实灰色石砖。北侧耳房在房主女儿结婚时布置成了婚房，清甜的泉水香、美观的老宅、崭新的红纱帐，将这座泉水人家里的老

屋包裹在浓浓喜气之中。

每座老宅背后都有段故事，王家老宅也是一样。据房主王俐女士讲：其祖父姓王名秀岑（公元1870年-1937年），京师大学堂毕业，清末进士出身，民国9年至12年任湖北省长阳县县长。编纂于民国25年的《长阳县志》对此事有所记载，同时还记录了王秀岑在任职期间对长阳县邮政、教育、商贸方面做出的贡献，并提到在这3年之中曾发生过2次武装叛乱，叛乱者总人数高达9000余人。可以想见，这3年对于王秀岑来讲是极不平静的3年，这里是他人生的转折点，在这儿他的抱负得以施展，事业迈上了新的台阶，同时家中还添了新丁——王保琛，也就是今日房主王俐的父亲。

三年任期满后，王秀岑离开长阳合家搬到了济南，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担任教育科主任，同时购下了位于曲水亭街15号的这座老宅。至于选择购买此处的原因：潺潺流淌的曲水河仿佛长阳县外水波粼粼的清江；济南南部郁郁葱葱的高山与长阳县清江对岸的群山一般颜色，他将曲水亭街当做了长阳县的缩影，把对长阳县浓浓的眷恋寄托在了这座新宅之中。

说起在老宅中的生活过往，房主王俐女士脸上抑制不住露出微笑，在这些笑容里有曲水河畔祖父柳下小憩时的鼾声，有父母因缘际会的甜蜜，有兄弟姐妹大石榴树下嬉戏的欢愉，还有子女能与泉水朝夕相伴成长的满足。他们一家在曲水河边、佐泉旁快乐生活了四代，是济南老城变迁的见证人，现如今正打开大门将这种快乐与大众一同分享。三进院落内，往来游客络绎不绝，东瞧瞧西看看，在房前、泉口合影留念。每有人来，王女士总会热情迎接，向他们讲解老宅风貌、泉水特点。有幸者还可一品泉水冲泡的香茗，或在院内看到书法大家挥毫泼墨的风雅景象。

离去的时候，依稀看到北屋外墙上几处凹陷，上前询问房主，方知原来是战争年月留下的弹孔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这座历经200年沧桑的老宅主体未在战争中损毁，能够在新世纪的朝阳中得以延续，同时延续的还有泉水人家——济南的老城文化。



曲艺界刘谦先生曾在报上刊登“您听过我爷爷说相声吗”的征文启事，勾起了我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好回忆，那时，少年的我在南门外倾听他爷爷——号称“滑稽大王”的刘剑秋前辈说相声，真是过瘾。

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初，我家住南门里宽厚所街西头，正在上初中的我，唯一的消遣方式就是去南门外蹭听刘剑秋的相声了。当时对刘老前辈的痴迷程度，用现在的时髦语形容，堪称是忠实“粉丝”了。

【忆海拾珠】

戏说当年相声“滑稽大王”那些事

□王长海

当时去听书的场地在南门外，虽然我现已是七旬之躯，但对那段时期的那些事，至今仍记忆犹新。我记得，从宽厚所街西口出来便是十字路口，北为舜井街，向北不远处路西便是“舜井”。南门外，我记忆中好像叫南门月城街。街两侧均是两层或三层的旧式楼，一楼为商店，有估衣、土产、饮食等商铺。后来因为拆迁工程，成了集市类的自由市场，商铺加集市（当时称南门小市）人来人往非常火爆，由此出现了一批说书摆地的艺人。

刘剑秋的习惯场地不是在河的南岸，而是在桥头北侧路东一点的地方。由于当时同行太多，摆地谋生是个困难的行当，里面暗透着学问和技能。刘剑秋能在同行中独拔头筹，享有“滑稽大王”的美称，可见他当时的艺术水准是何等之高。

我记忆中的刘剑秋，年方三十多岁，一米七左右身高，匀称身材，标准的济南朴实形象，脸庞有点类似“李向阳”郭振清的模樣。他摆地开场子有一套绝活，首先扮“行头”，衣着普通济南百姓的功夫衣，身穿十三大保便衣，下穿深色灯笼裤，腰扎粗布英雄带，头戴“媒婆辫”，一身打扮看上去既干练大方又憨态十足，让人忍俊不禁。

打竹板是他的开场活，有时先用白粉撒上一个大圈，小孩在前蹲下大人在后站立，然后才是一段开场白：“各位父老乡亲，兄弟哥们，今天人缘多心情好，我多说几段拿手活，为了混顿饭钱养家糊口，说完了你高兴给个毛儿八分，没钱不要紧，有钱捧个钱场，没钱捧个人场，千万你别早不走晚不走，要钱时你再走！在这里给你鞠躬啦！闲言少叙现在开说。”

“滑稽大王”的雅号不知从何时而得，就我当时身为一名小观众的感觉，分析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，他的曲目多功夫深、笑料多包袱沉。相声是他的正功夫，大多数是用济南话说单口，后来有一位捧哏搭档姓左（可能叫左明玉）。二是语言诙谐，表演中神情并茂，令人捧腹。三是快板快书、传统段子、连本故事、说学逗唱样样精通。

由于自幼受到相声的吸引，我与相声有了不解之缘。后来就听不到刘先生的相声了，随着我慢慢长大，偶而也去“晨光社”听上几段，其中对孙少林先生、小苹果女士的印象颇深，但其中不少段子都曾从刘剑秋先生那里听过。参加工作后有幸与专业或业余相声、曲艺演员结为好友，如肖国光、王振鲁、施宝霖、黄继忠、张宝金、刘安义等先生都是我一直崇拜的偶像。至今，仍然怀念刘老艺人的高超才艺。欣闻刘谦先生也步入艺坛，非常庆幸刘老艺人后继有人了。



协办：历下区作协 邮箱：qwbqst@sina.com

苏醒的荒山

□李乐军

一夜春风，吹醒了大地。

最先感受到温暖的要迎春花了。当其它植物还在漫长的冬眠中沉睡时，它却早已在路旁、山野、公园或悬崖峭壁上，一排排、一簇簇地泛出鲜艳的鹅黄。其次该是护城河边的垂柳。远远望去，千万条柳丝织成一层厚厚的绿纱，但当你靠近仔细看时又没有绿叶，哦，那是春姑娘把柳的发丝染绿。一粒玉兰花骨朵儿从粗壮平滑的树枝里鼓出来，像高楼的一扇窗洞里探出个小脑袋。“喂，雾霾走了吗？”

我生活的地方，是一个有山、有泉、有湖、有河的城市。“家家泉水，户户垂杨”，“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”，是古人对这座城市的描述。

但就是这么个有着天下泉城美誉的宜居城市，近年来也频频发生雾霾，并且一度成为全国十个重点污染城市之一。

雾霾，这种曾经让一些人连读音都搞不准的东西，近年像幽灵一样常常骚扰我们的生活。据说，这种特定气候条件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产物，主要由工业排放、汽车尾气、燃煤废气、建筑扬尘、垃圾焚烧等多种污染源混合作用形成，人体一旦吸入极易引起呼吸道系统、心血管系统、血液系统等疾病。真不明白，我们这个上世纪末才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国家，如今为什么连呼吸新鲜空气都成了一种奢望！

人的生命高于一切。中央早就明确，绝不要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GDP。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发展与污染、局部与全局、眼前与长远，多种利益矛盾错综复杂，纠缠一起，效果并不明显。

我生活的历下区是该城的中心城区，这个区的当政者有思路、有作为、敢担当。区委书记在大会上讲：治理雾霾，改善空气质量，对于一个不足一百平方公里的区来讲，可能作用不大或不明显，但不能因为区域小就不努力，如果各地都认为空气是流动的，与自己无关而不作为，那么我们这个地球将会变成什么样！于是，关闭了辖区内所有燃煤小锅炉，建筑工地扬尘实行实时监控，渣土运输全部覆盖，保洁员每日对道路洒水降尘，同时经济转方式调结构也取得明显成效。今年，他们又大力开展了以荒山山体治理为重点的全民植树绿化行动。

还是那位书记，对搞好荒山绿化提出要解决好七个问题：一是“钱”，区财政拿出1.5亿元；二是“苗”，到各地订购适合山体生长的树苗；三是“路”，打通机械设备、运苗运水、人工作业上山的路；四是“坑”，镐头刨掘，筑垒鱼鳞坑、爆破开挖并用；五是“土”，采取就地取土与外地搬运相结合的方法；六是“栽”，机关干部、学校教职员工、社会志愿者齐上阵；七是“养”，就是要做好后期的养护，确保成活、成林、成材。

好个“七字”荒山绿化造林法，照此做下去一定会大见成效！春天里，浩浩荡荡的植树大军开进荒山郊野，一项功在当代、荫庇子孙、泽福千秋的宏伟事业拉开帷幕。

现代化机械设备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不长时间便打通了通往山顶的道路。挖坑、运土、运苗、运水、栽植……一座座原本毫无生机、裸石满坡的荒山披上了绿装。

我栽下一棵翠柏，静静地凝视，与其对话。“万物有灵，物我相生。”想不起是谁说的这句话了。真的，人类与万物是相互庇护的，只要我们体味大地上每一株植物的灵气，走进它们的世界，我们就会得到生命葱绿的密码。

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乾坤。放眼望去，山体上那一棵棵新栽的小树，在春日阳光的照耀下已形成片片翠绿。多年以后，它们会立地擎天，脚下一方沃土，根系绵延，头顶一方蓝天，与云握手！

我的思绪随风飘扬。荒山醒了，大地醒了，更重要的是人也醒了。